

# 河南省作协会员珠晶

## 春天的故事

在春风沉醉的夜晚/你第一个收拾起自己的家/摸一摸一件件物什/这是你精心竭力打造了十年的家/在杨柳轻梳的黎明/你第一个悄悄地搬走了自己的家/挥一挥衣袖/给这个城市留下一片繁华

名叫韩心月的女子将这首题为《春天的故事》的小诗和一元人民币送到编辑部,谈笑中的大家一时都肃穆起来。

当班责编反应快,说诗要发,钱要解释清楚。

看上去有三十几岁的韩心月着装朴实,厚厚的长发束在脑后,未开口就先红了脸说:这钱捐给报社,你们救助病难中的人。

专题采访韩心月成为本期热点。

我们来到拆迁指挥部,负责人激动地指着城市建设规划模拟图说:政府高瞻远瞩,今日废墟一片,明日就是小桥流水、绿树成荫啊。对了,我们正想给你们提供一条新闻,踏青寺区幼师韩心月第一个响应搬迁,而且政府奖励第一个搬迁户的一万元奖金坚持不收……不谋而合,我们谈到一个共同的话题,说明

情况,负责人立马掏出手机与谁联系起来,不一会儿韩心月的蛛丝马迹就出来了,说要找韩心月到“桃花坞”大堤最好,且是傍晚时分,十拿九稳可以找到。“桃花坞”在护城墙处,这里到了明媚的春天,蜂蝶飞舞,姹紫嫣红一片。大堤上,有一个在风中伫立的女人,韩心月。她说你们是快报的记者来拍春景?我说比春景动人的是你啊。韩心月红了脸笑说:我不是在赏景,我在这里等孩子放学呢。

交谈中得知韩心月在一家私办幼教学校做事,有一个再婚家庭。身边两个孩子居然都是前夫的。丈夫虽然沒有挽留住,但她却积累了治疗糖尿病的不少经验,对早期患这种病的人有参考价值……聊着聊着,韩心月分神了,慌里慌张四处顾盼,远远走来一群孩子,她看了看激动地说:小的放学了。大的还要等吗?我们问,她说:要的要的,两个孩子一个都不能丢下。

来到韩心月租赁的有些凌乱的

一小套房子里,有几本旧诗刊散落在沙发上,她似乎有点拘谨,说:瞧,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就谈这一万元捐款的事。韩心月说:你们说的也是,这些钱可以改善家庭生活,给孩子买电脑、买VCD什么的,可你们不了解一个与自己爱的人一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那份痛楚。再说,政府规划城市建设,幸福是大家的,早搬春景动人的是你啊。韩心月红了脸笑说:我不是在赏景,我在这里等孩子放学呢。

交谈中得知韩心月在一家私办幼教学校做事,有一个再婚家庭。身边两个孩子居然都是前夫的。丈夫虽然沒有挽留住,但她却积累了治疗糖尿病的不少经验,对早期患这种病的人有参考价值……聊着聊着,韩心月分神了,慌里慌张四处顾盼,远远走来一群孩子,她看了看激动地说:小的放学了。大的还要等吗?我们问,她说:要的要的,两个孩子一个都不能丢下。

## 相识如此美丽

和万千在都市淘金的农民工一样,范子名出没在汹涌而喧嚣的人流中行色匆匆,辛苦劳作,努力实现自己平凡而模糊的梦想。

是多雨的季节。这样的天气拼命挣一份辛苦钱,是因为他怀揣着一个动人的秘密。

现在,他用力拉着一辆搭有塑料薄膜湿淋淋的煤车,在深秋萧瑟的风雨中躬身向闹市走来。劳作的沧桑让人辨不清他的实际年龄。他污渍斑斑的衣衫有些年头,杂乱的胡须挂满汗雨煤混合的污水。但他细眯的双眼却透着坚定与不屈。他匆匆前行,是要在下晚班时卸下最后这车煤块。

歇息的时候,他看见她撑着紫花小伞在细雨纷纷的路口徘徊,有点像某种场景中的女子。是戴望舒与雨巷的故事吧。他若有所思,莫名地一阵悸动。

她惊喜地喊住了他,快人快语问他能不能马上再给她送车煤。她差不多等一天了。

是啊,阴雨绵绵,还要持续几天,没有谁愿意在这个倒霉的雨天卖自己的苦力。

他抬头看天后又看看一脸悬

切的她,沉思片刻说:有点晚,我看看再说吧。留下你的地址、姓名、手机号码。

这是黄昏街市的一个场景:一个主妇和送煤的伙计相遇街头,实在是平平常常,而此刻赋予他们相识的机缘已潜在了一种美好。当她在居室里乒乒乓乓准备餐具,儿子嚷嚷要吃麦当劳,大腹便便的丈夫卧在沙发里抽烟看美国大片,流光溢彩的射灯密布一室的温馨时,范子名沉沉地拉着湿漉漉的板车,如同最后一班载着疲惫的地铁缓缓行驶在她家的楼前。灯火灿烂的城市的符码:钟楼、餐厅、烧烤和时尚保健……与他全然无关。

他像往常一样对户主吆喝一声:庄芷若,你的煤!室内音浪分贝太高,他蹭了蹭鞋子上的泥走上楼拍响了门。一室的华丽让他有点炫目。男主人如同审视叫花子一样打量他时,敏锐的他冷冷地说:送煤的。

存煤的地方在后阳台。范子名用肩担着两个竹篮赤脚踏在雪白的地板上,要经过她的餐厅、书房和一间卧室。温馨,是城市的一种气息,

没有体味便没有知觉。当一身萧瑟的农民工侧身抓着篮子的提梁,小心翼翼绕开堆满鸡翅、羊排和红酒的橡木餐桌,绕开对他有巨大诱惑力的散发墨香的书房和一片迷蒙的温柔之乡时,叫庄芷若的女人和她的丈夫、儿子吃着吃着便没有了味觉,他们面面相觑,凝视这个气喘吁吁瘦弱的男人,在深秋雨天里将几百块煤一点点运到阳台,带着扑面的寒气在室内穿梭。庄芷若看看丈夫和儿子,不由得红了眼睛。儿子仿佛有触动,小声对爸爸说:他们是弱势群体对不对?我们刚学的词。把汉堡留一块吧。爸爸愣了愣神将香烟递过去说歇会儿吧。范子名竟也爽快地将烟夹在耳后。庄芷若倒了杯浓香的奶茶,范子名怎么也不肯喝下。是的,他的手和口唇会弄脏高脚杯的。

付账的时候,范子名说:我可以洗洗手吗?

庄芷若用力点点头,领他来到了卫生间。洁净的浴盆,名贵的洗涤用品和散发女人甜香的毛巾,让范子名无所适从。他看不见自己残破的衣家小院内压水井台上的成洗内衣膏,庄芷若随手拿了名为“调皮女

## 一匹马的微笑

一匹马怎么会微笑,一个畜牲怎么会有和人类同样的表情?可是,这匹马是微笑的,它微笑着离开自己眷恋的草坪和热爱它的人们。

这匹马带着一个流浪的男人,一路踉跄走进人们的视线,畜牲引起人们的情感冲击超过了对人类弱势群体在意。当时,酷暑难耐,刚好下场雨,空气里弥散着阵阵温热。湿漉漉的马儿拉着轮车一路颠簸走来,车上坐一个跛脚的侏儒,后面是堆破烂不堪的行李,滴滴答答流着雨水。男人用很脏的碗吃着什么,好像还很惬意。可是有人在意了马的孤独。是的,说起来是匹马,可它瘦得像被风干的一匹马的标本。溃烂的脊背还花点点涂满医用紫药水。而男人放下脏碗,拿起马鞭在喧嚣的闹市,在马的脊背上显摆地甩了个潇洒的响鞭。马儿似乎缩成一团,止步。它顾不上疼痛,迫不及待啃起落在地上泡在水中的一个烂饼,两眼空洞地在地上,行人空隙处寻觅着什么。对面商店出来一个美女送瓶矿泉水,流浪男人眼里好像闪射一束光亮,打开瓶口痛快喝上几大口,剩下的却倒在手上洗起脸来。有人在意马儿口渴唇干,可惜男人洒了清水,怒喝:你是从哪里弄得这匹马驹的?它的伤又是怎么回事?跛脚男人不乐意了,太监一样尖叫:不偷不抢,一千四百元买的,拉俺讨饭上路的。有几个善良的女人,瞅着马儿,很想用手抚一抚马儿的脊背,可是马儿实在太脏了,腐烂的伤口引来飞舞的蝇虫,纷纷落在马背上,让马儿痛苦不堪。

这个城市只是他们的驿站吧,马儿要带男人流浪到哪里,人们无

从得知。

其实,马儿和男人在这个城市仅逗留了一天。据110信息台反映,仅当天报案马儿受虐的电话频频显示。现在马儿就被他们的警察、城管监察和关心它的人们,圈在一个青青草坪上。可以清楚看见草儿被它啃噬得秃秃斑斑,它实在太需要自己的粮食和空气。有一个气力刚的男子牵着马儿的龙套在讲演,他说:畜牲就没有思想了吗?你知道它有多伤心?昨天高温,小马驹实在走不动了,流浪男人狠心抽打它,你们看,你们都打折了!马驹最终倒下。说什么我都要买下这个小马驹。我说你要多多少钱?流浪男人不甘心掰了掰马的眼睛,确信可以和我成交。小马驹多可怜!它听说我买了它,就挣扎站起来要和我走,流浪男人又不干了,尖叫马驹是他的依靠不能送人,马驹儿就再次倒下,直到民政部门领走流浪男人,它才惊恐又虚弱地站起来。有人关心地问:你买了它送马戏团吗?牵龙套男子说:我带它回家,我有别墅花园。我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惜它。牵龙套的男子感慨不已,他说要在这棵树上做个标记,日后大家随时可以来这个地方看马的成长。

这个城市有太多的景观。这个夏天我们在街头经历一匹马和一个残疾人在内心引起的一些涌动,瞬间就可能被繁杂湮没。可是这匹马驹最终弹起四肢,矫健地从人们视线消失的时候,我们再也忘不掉它回眸看关心它的人们,目光里流出依恋般的深切,是那样从容而美丽,充满人类想象不到的畜牲意味的深情微笑。

房子是梦开始的地方,那一年,我们城市这块土地,地产风云激荡,仿佛一夜之间开发区的各式洋房像春笋破土。水云居、日出东方、湖畔春天这些美丽浪漫的字眼贯穿人们的居住理念。小桥流水,映日荷花的闲趣让人们十分迷恋。母亲生活总是激情,捕捉信息迅速卖掉旧居,在新区买了两层漂亮的楼房。那个时节菊花正开,却小雨淅沥,充满深秋凉意。母亲说:这个地方的人气还不行。母亲一直在路口一家“面点坊”吃便餐。我以为是一个很随便的小吃店,翌日清晨去“观光”,一眼看见门前黑底烫金的招牌很是震撼。室内考究的桌椅绿色香不散,几个服务的姑娘都穿蓝色碎花带襟布衣,头顶兰花布巾,很有情调。而端上来的地道的狗不理包子、灌汤水饺和炸得金黄的玉米酪,还有牛奶和松子粥的时候,我基本上对这家老板的经营品质有了认定。正如母亲所说,这里的人气真的不行,落寞的几个人让“面点坊”非常冷清。当时我还

## 在你的门前流连

在新大新的生命里,有一个人为他而死,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每每从他的门前走过,看一眼忙碌或静坐的新大新,有些认知,会蒙太奇一样朦胧起来。

西伯利亚的寒流路过这个城市的那阵,靳大新临街的小书屋暖暖的,很是诱惑我。而我们也开始交流,有时他斜躺在铺有绒毯的竹椅上,用一张报纸遮住一只眼睛,用另一只眼睛观察身边的人。就在我即将跨出书屋的那当儿,他开口说话了。他说:喂,作家,你怎么不出一本好书?我怎么跟他解释我的老师在五十岁那年一下出了两本书。很厚重,我痴迷的中午饭都没吃。还有我如今写的文字根本就码不成一本好书的事实。所以这一刻,我浮躁了一次,我说现在世界上流

## 珠晶

女,河南省固始县人,河南省作协会员,信阳市小说学会副会长。

她创作有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所创作的作品风格独特,部分作品入选王家主编的《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及《新时期中国微型小说经典》、《当代小说大系》等四十余种文学选本,多次入选中国年度最佳作品年选、《青年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羊城晚报》、《新华副刊》及腾讯、新华网等刊发和转载其作品数篇。被中国作协授予“当代小说星座”荣誉称号、获首届中国小小小说金麻雀提名等多种文学奖项。

自己用舌头感觉,结果和医院化验的大差不差。

我和摄影师一下惊呆了,差不多泪眼朦胧地瞅着这个饱经风霜的女人一下定了格。蓦地,摄影师从不同角度对着韩心月喀嚓喀嚓起来,韩心月笑着用手捂着脸说:这些年折腾得都没个形儿了,别登我的照片,给我发几首小诗吧,写得不好,可我的日子少不了它们。

翌日黄昏,我和摄影师似乎都有一丝怅惘,想了想,就跑到楼下,刚把摩托车打火,摄影师却喊:等等,我去拿三角架。

“桃花坞”堤下,我们仰角拍到了与昨天相同的一张画面: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堤上,手扶桃树。她穿的不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面也没有住着一个年轻人,轻轻对她说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她什么都不说。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在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好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韩心月,过得好吗?

## 珠晶

女,河南省固始县人,河南省作协会员,信阳市小说学会副会长。

她创作有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所创作的作品风格独特,部分作品入选王家主编的《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及《新时期中国微型小说经典》、《当代小说大系》等四十余种文学选本,多次入选中国年度最佳作品年选、《青年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羊城晚报》、《新华副刊》及腾讯、新华网等刊发和转载其作品数篇。被中国作协授予“当代小说星座”荣誉称号、获首届中国小小小说金麻雀提名等多种文学奖项。

自己用舌头感觉,结果和医院化验的大差不差。

我和摄影师一下惊呆了,差不多泪眼朦胧地瞅着这个饱经风霜的女人一下定了格。蓦地,摄影师从不同角度对着韩心月喀嚓喀嚓起来,韩心月笑着用手捂着脸说:这些年折腾得都没个形儿了,别登我的照片,给我发几首小诗吧,写得不好,可我的日子少不了它们。

翌日黄昏,我和摄影师似乎都有一丝怅惘,想了想,就跑到楼下,刚把摩托车打火,摄影师却喊:等等,我去拿三角架。

“桃花坞”堤下,我们仰角拍到了与昨天相同的一张画面: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堤上,手扶桃树。她穿的不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面也没有住着一个年轻人,轻轻对她说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她什么都不说。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在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好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韩心月,过得好吗?

都说书法大师润寰的茶道功夫好,就像他的茶室是苍山不老松下的一间茅屋。微风吹过,松枝发出沙沙声响;室内琴瑟悠扬,住者醇香缭绕。而润寰盘腿,静坐、把盏,像寺院的僧,闭目诵茶经,还有“绿蚁新焙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之类的诗,大有入禅之气势。

由于路线不熟,加之六城联创,一些标志性的东西被拆除。来过两次的小至也找不到北了。七拐八拐,找到润寰的学院时,天近晚色。大家气喘吁吁爬到六楼,个个唇干舌燥,喉喷生烟。小至像是有经验,说先到卫生间减减负。推

根亲文化节的前一天,父亲将他所撰的姓氏家谱装订成册。那些早已渐行渐远的先祖,跃然纸成,让我对曾经活过死去的宗亲充满好奇与感动。家谱里有段这样记录:“新中国华诞的前两年,30岁的祖父担着3岁的爹,一头是苦难,一头是童年,随北来的雁阵,南行到这个故乡,寻找那时的春天”。让我对性情中人的祖父刮目相看。

祖父自幼苦读诗书。我曾在一首诗中写过他和父亲,说他穿长衫差不多一百年,基因延续在生命的情绪,无法逃离。那个年代,他用旧时的文书纸,粗糙的虎皮纹纸临王羲之,临颜真卿和柳公权。魏碑如锤击磐石,狂草如闪电横空。一笔一画,临的全是人文风骨。可他常和父亲谈,临帖临了一辈子,最难临摹的是“人”字啊,如今,祖

父早已在那个时空,像尘埃飘散,可他遗留的端倪和民间拓本,却是父亲的镇家之宝。几十年来,父亲辗转多地工作,这只宝箱走到哪里都不弃不离。偶尔在阳光打开,一卷在握,那个充满书香的家和熟悉的亲人的气息就会回到父亲的记忆。他会泪光点点,像是自语:你爷爷奶奶都是了不起的人,困难的日子自己都吃不上也要接济乡里乡亲。他常说战争年代,我奶奶像沂蒙山的红嫂救了一个八路军,那时他们节衣缩食,河面上捕鱼猎禽给八路军养伤。再后来就像一些影片的情节,部队从硝烟弥漫里悄悄来了,按纪律留下银锭,他们才知道是八路军营长的营长。难怪多年前看张艺谋的《红高粱》,那个挽臂的“伢刚”,我怎么看就以为是“我奶奶”,莫

## 有谁来买孤单

深沉一笑说:高山流水,绝对对高山流水。我哈哈大笑,打他的趣儿:亏了多高还不打道回府?他反倒像见了亲人,亲切得不得了,甚至一脸讨好地说:有些东西女人不懂,真的不懂!说着还回望老婆一眼,很是诡异。又压低喉咙,目光有些迷离,很哲学地说,不是安慰地说,奋斗不见成效,成功就跟你一步之遥,关键不能错过这一步对不对?这些我在考虑。这种经营是不是过于铺张,甚至也想听老婆的假意息鼓,可这里几个打工的孩子又要漂泊了。我以前经营一个“药膳堂”,我不理解代人为什很少知道用药性食材善待自己。因为不认同,预示再下去不明智。这些孩子都是跟我过来的,他们都已熟悉了这里环境,工作也很有热情。丢掉他们有丢掉自己

子,没拿他当回事。早知有这样的深刻,无数个盲目散步的晚上来到这里,绝对有一种生动。这是一间铁皮的书屋,在城市治理的变迁中,换过几个路口,而奇怪每次夜晚溜哒,这里孤独而温暖的灯光,总能牵引我走进它。

走出那间书屋,我的心突然有种飘逸的感觉,甚至莫名惆怅,说不清为什么。

有一次闲坐,一个亲戚说:人生猝不及防,往往一个闪念的疏忽会毁掉自己。说自己的一个邻居,风华正茂从某学院毕业,而且刚刚娶了新娘。分配工作的第一天,兴高采烈地和朋友推推攘攘闹着,就在那一瞬间,悲剧发生,被推倒的男孩一个趔趄倒下,头就撞在地上锋利的铁器上,一命呜呼。说肇事者叫靳大新。服刑十多年后释放,什么都没有了,就开一个书屋维持生计,书屋的名字很别致,叫“百点”。

我一下懵了,情绪很快游移,想靳大新在狱中、开书屋、张抗抗及我的一些链条关



## 禅是一枝花

开润寰的工作室,空调的暖风吹得墙上画页簌簌声响,背景音乐好像古箏曲《十面埋伏》,很有情调。

大家赏字观画的时候,可能禅机扑面而来。只见润寰旁若无人坐到古董茶几前,用一只木夹将玻璃皿放在微火上煮沸。壶就越发醇香。润寰仍是笑而不答。至到十道茶功夫全到,大家还是一个劲地猛喝,而且没有停下的意思。这就难为润寰了,他泡过花茶,有人竟然两只杯一起喝,左右开弓。再仔细看看润寰,来回的“高山流水,凤凰点头”分茶,早已累得红光满面,仍用微笑打量每一个人。后来才知道大家都错了,按日本的茶道仪式,每人限量二百毫升,且茶也不能一饮而尽,要

先观其色,再小口喝下。这样,杯,在手中才有生命。哪里像小至这么缺文化,来回穿梭卫生间和茶室。不知哪年哪月禅才能光顾他。可小至解释起来也很酷,他说真性情就是禅。就突然明白润寰真的不需说什么。他已经通过繁琐的规则来磨炼了大家,就在每个人焦渴难耐的时候,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禅。

临别,润寰送每人一本新出的书法宝典,说:尽管天热当扇子,出门当垫子。小至一听乐了,学小沈阳说:唉呀妈呀,禅又来哟。下楼梯时,胖子特地扶紧了小至,轻手轻脚,生怕不可救药的重撞撞了禅。禅机四伏,回到车上,大家仍笑得人仰马翻。

一晃多日过去,情人节那日,街上遇见小至手持鲜花和老婆抱着刚出生的女儿,见他如花的心情挺好,就问他茶事如何,小至不加掩饰,笑说:普洱茶太中药了,早受不了买大包白糖加放。养罐多日的锈被老婆年前打扫卫生,用铁刷涮了个干净,气得差点落泪,皮丘一直吐不出水,扔进花池了……说到这里,还极不好意思地用拈花的手挠了挠头,抖落了一地的花瓣。

## 心存感激

我常常想,为什么近年父亲会对过往的一切那祥缄默?其实,他也有习书写诗的习惯,一只京胡伴他走过岁月,让他青春飞扬。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在从警工作中,屡战辉煌,成为那个年代不可多得的公安劳模,在省市公安局留下佳话,享受特殊津贴。是的,父亲心存感激,无声感谢给他生命的人,让他拥有幸福的今天。让他的晚年,在阳光轻舞,菊花正开的秋日午后,在茶香飘飘里,让他的亲人从亘古清冽的空气、泥土、草木间相继走来,诉说悲欢离合,亲近他曾经熟悉的先祖血汗浸染的土地,珍藏一段厚重的历史。

是这段美好的家世,让父亲拥有上善若水的情怀,我感谢他,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用这样的美丽作为幸福支撑,敬重生命。

名地崇拜。

孩子感觉到。活到这份上,挣钱不挣钱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完成生命中的某些定律。

我惊愕。我能说什么呢?这个时节菊花正开,小雨淅沥,充满深秋的凉意。我突然感觉在感受一个人的同时,也有了一些所谓的悟性:一个人,人生目标一旦锁定,就会决定你将成为什么人。你面对失败的态度也决定你成就的高度,不放弃就是成功的真谛。

因为忙碌,我远离了新区,也模糊了那段记忆。

春暖花开的某天,我在一片青樟树影斑驳的路边再次遇见了他。当时他双手插在裤兜里,夹克衫裹挟着风鼓荡开来,他细眯着眼睛一路微笑,大步流星往前走。身边是他肥硕的老婆,笑靥里绽放花开。

我注视着远去的背影,想他近来怎样,或许有些兴致的时候,我会不经意去他那里看看。不论是川流不息或是冷清落寞,我会记得他,记得他的孤独和别样。记住在秋天里,他给我思想某个领域带来的震撼和情感流注。

系。有关他的服刑及离婚的一些细节,亲戚说了很多,全然没听清楚。满脑子晃的都是靳大新因此改命运,坐在那个铁皮小屋里是多么暗淡、委曲。

再路过靳大新的书屋和进去看书,心情都会无端沉重。甚至在无风无月的夜晚,下意识在他的门前流连,都会多些感怀。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有谁还能读懂靳大新,给他一些质的、甚至扭转乾坤的关爱?是想最多的问题。

好在阳光轻舞,花儿正开的季节里,靳大新会在书屋门前的树影婆娑里,把刚出生的儿子高举在头顶上逗乐。婴孩胖乎乎的小手拂在新大新消瘦的脸上,像佛过前尘往事和一些些伤怀,让靳大新因此感动。远远注视他,就是给了他最好的祝福吧。这是唯一能做到的。而他全然不知在这个城市,很多时候,很多瞬间,有一个女子,暗中给他蔷薇花香一样隐密气息的情感慰藉。